

聖嘆選批古文卷十五目錄

宋文

蘇軾

前赤壁賦……………一

後赤壁賦……………二

喜雨亭記……………三

超然臺記……………四

凌虛臺記……………五

三槐堂銘……………六

蘇轍

六國論……………八

上樞密韓太尉書……………九

曾鞏

戰國策目錄序……………一〇

王安石

同學一首別子固……………一二

讀孟嘗君傳……………一二

泰州海陵縣主簿許君墓誌銘……………一三

范仲淹

嚴先生祠堂記……………一四

岳陽樓記……………一四

錢公輔

義田記……………一五

李觀

袁州學記……………一六

聖嘆選批古文 卷十五 目錄

李文叔

書洛陽名園記後……………：……一七



聖嘆選批古文卷十五

海巫亞公校訂

前赤壁賦蘇賦

遊赤壁受用現今無邊風月乃是此老一生本領却因平平寫不出來故特借洞簫鳴咽忽然從曹公發議論然後接口一句喝倒痛陳其胸前一片空闊了悟妙甚

壬戌之秋七月既望蘇子與客泛舟遊於赤壁之下此如清風徐來水波不興先賦風○此賦賦序只說風月誦明月之詩歌窈窕之章少焉月出於東山之上徘徊於斗牛之間大賦白露橫江水光接天縱一葦之所如凌萬頃之茫然浩浩乎如馮虛御風而不知其所止飄飄乎如遺世獨立羽化而登仙賦領受此風此月者於是飲酒樂甚扣舷而歌之歌曰桂棹兮蘭槳擊空明兮泝流光渺渺兮予懷望美人兮天一方美人君恩此先生眷眷不忘朝廷之心也若言與末段意思不類者須知末段正即曾點暮春一副心期自來

真正經綸大手末有客有吹洞簫者倚歌而和之其聲嗚嗚然如怨如慕如泣如訴餘音嫋嫋不絕如縷舞幽壑之潛蛟泣孤舟之嫠婦忽然賦洞簫爲生起下文也蘇子愀然正襟危坐而問客曰何爲其然也起客曰月明星稀烏鵲南飛此非曹孟德之詩乎先引昔西望夏口東望武昌山川相繆鬱乎蒼蒼此非孟德之困於周郎者乎方其破荊州下江陵順流而東也舳舻千里旌旗蔽空酹酒臨江橫槊賦詩固一世之雄也細讀方其而今安在哉只二字寫傷心却在下一段況吾與子漁樵於江渚之上侶魚蝦而友麋鹿駕一葉之扁舟舉目無所適何者天地之間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雖一毫一釐不可取也

爲曹公也如此

聖嘆選批古文 卷十五 後赤壁賦

二

舟舉匏樽以相屬寄蜉蝣於天地渺滄海之一粟無有實公軸續千哀吾生之須臾羨長江之無窮承上而挾飛

仙以遨遊抱明月而長終退想知不可乎驟得託遺響於悲風終無奈何也傷心哉○已蘇子曰客亦知夫水與月

乎逝者如斯知客所而未嘗往也客所盈虛者如彼知客所而卒莫消長也客所蓋將自其變者而觀之則天地曾

不能以一瞬知客所自其不變者而觀之則物與我皆無盡也而又何羨乎客所未知也已上且夫天地之間物各

有主苟非吾之所有雖一毫而莫取先生此言豈惟賦一生矣惟江上之清風與山間之明月耳得之而爲聲目遇

之而成色深思此二句豈取之無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無盡藏也而吾與子之所共適深思此是何等境界先生

足云○妙在說來又只是淺淺不墮宋人五里霧中○客曰客喜而笑洗盞更酌殺核既盡杯盤狼籍相與枕藉乎舟中

不知東方之既白結出大自在

後赤壁賦蘇軾

前賦是特地發明胸前一段真實了悟後賦是承上文從現身現境一一指示此一段真實了悟便是真實受用也本不應作文

字翳而文字特奇妙

是歲明承上文十月之望步自雪堂將歸於臨臯寫不必定二客從予過黃泥之坂寫不必定霜露既降木葉盡脫

賦十人影在地仰見明月賦顧而樂之行歌相答賦自本欲歸客亦偶從已而歎曰已而妙何必定爾何必定不爾有客無酒有酒無殺月白

風清如此良夜何一片光明空闊客曰今者薄暮舉網得魚巨口細鱗狀如松江之鱸此魚須知出於無盡藏中顧安所得

酒乎歸而謀諸婦婦白我有斗酒藏之久矣以待子不時之需此酒又出無盡藏中○若無後賦前賦不明若無前賦後賦無謂於是携酒與魚復

游於赤壁之下赤壁亦在無盡藏中故得復游也江流有聲斷岸千尺山高月小水落石出曾日月之幾何而江山不可復識矣

賦亦騷人問世大抵如此矣予乃攝衣而上履巉巖披蒙茸踞虎豹登虬龍攀栖鵲之危巢俯馮夷之幽宮蓋二客不能從焉

賦自先生於人間世大抵如此矣予乃攝衣而上履巉巖披蒙茸踞虎豹登虬龍攀栖鵲之危巢俯馮夷之幽宮蓋二客不能從焉

先生亦不能不知難而退也反而登舟放乎中流聽其所止而休焉賦人人大時夜將半四顧寂寥適有孤鶴橫江東來翅如

車輪玄裳縞衣戛然長鳴掠予舟而西也自明是鵲賦鵲乎須臾客去予亦就睡夢一道士羽衣蹁躚過臨臯之

下揖予而言曰赤壁之游樂乎問其姓名俛而不答道士明是道士賦鳴呼噫嘻吾知之矣疇昔之夜飛鳴而過我

者非子也耶道士顧笑予亦驚寤然則道士化鶴耶鶴化道士耶鶴與道士則必有分矣此之謂無盡藏也開戶視之不見其處豈惟無鶴無道士并無魚并無酒并無客并無赤壁只有

一片光明空闊

喜雨亭記

蘇軾

亭與雨何與而得以爲名然太守天子造物既俱不與則卽以名亭固宜此是特特算出以雨名亭妙理非姑涉筆爲戲論也

亭以雨名志喜也

喜雨二字拆開寫

古者有喜則以名物示不忘也

釋志喜二字

周公得禾以名其書漢武得鼎以名其年

叔孫勝敵以名其子其喜之大小不齊其示不忘一也引古爲證予至扶風之明年始治官舍爲亭於堂之北而鑿

池其南引流種樹以爲休息之所先記作亭是歲之春雨麥於岐山之陽其占爲有年縱一筆爲波便使下文有既而字既而彌月不

雨民方以爲憂。月彌越三月乙卯乃雨。月越三甲子又雨。又距民以爲未足。詳書以見下丁卯大雨三日乃止。次詔官

吏相與慶於庭商賈相與歌於市農夫相與忭於野憂者以喜病者以愈。次詔而吾亭適成。緊接此五字妙雨更

不志志喜更不可不以名亭在此於是舉酒於亭上以屬客而告之。波瀾曰五日不雨可乎。更五曰五日不雨則無麥十日不雨

可乎曰十日不雨則無禾無麥無禾歲且游饑獄訟繁興而盜賊滋熾則吾與二三子雖欲優游以樂於此亭

其可得耶。先寫憂一段作翻今天不遺斯民始旱而賜之以雨使吾與二三子得相與優游以樂於此亭者皆雨之賜

也。其又可忘耶。方寫喜一段作正既以名亭又從而歌之曰。歌非餘文蓋喜雨固必志而志喜雨何故使天而雨珠寒者不得

以爲襦使天而雨玉饑者不得以爲粟。口頭常語天外妙文一雨三日伊誰之力。一眼注看亭却不民曰太守太守不有。

歸之天子天子曰不然。妙歸之造物造物不自以爲功。妙此即暗用諸侯讓善於天子天子歸之太空。空冥冥不

可得而名吾以名吾亭。妙妙恰恰

超然臺記

蘇軾

臺名超然。看他下筆便直取凡物二字。只是此二字已中題之要害。便以下橫說豎說。說自說他。無不縱心如意也。須知此文手

法超妙。全從莊子達生至樂等篇取氣來。

凡物。臺名超然故以凡物二字起皆有可觀。四字大智慧眼苟有可觀。皆有可樂。四字大解脫心非必怪奇瑋麗者也。鋪糟啜醢。皆可以醉。果

蔬草木皆可以飽。推此類也。吾安往而不樂。用此一翻洗凡物二字始大暢夫所爲求福而辭禍者。以禍可喜而禍可悲也。輕筆散行

逸客

人之所欲無窮。而物之可以足吾欲者有盡。美惡之辨戰於中。而去取之擇交乎前。則可樂者常少。而可

悲者常多。是謂求禍而辭福。

一片純是悲感。眼淚却以輕筆散行。出之。

夫求禍而辭福。豈人之情也哉。物有以蓋之矣。彼遊於物之內。

而不遊於物之外。物非有大小也。自其內而觀之。未有不高且大者也。彼挾其高大以臨我。則我常眩亂反覆。

如陷中之觀鬪。又烏知勝負之所在。是以美惡橫生。而憂樂生焉。可不大哀乎。

只用輕筆散行。却說得悲透快。

予自錢塘移守膠

西。

釋舟楫之安。而服車馬之勞。去雕牆之美。而蔽采椽之居。背湖山之觀。而行桑麻之野。

反言安得超然。此段始至膠西。

始

至之日。歲比不登。盜賊滿野。獄訟充斥。而齋廚索然。日食杞菊。人固疑予之不樂也。

反言安得超然。此段在膠西以來。

處之期年

而貌加豐。髮之白者。日以反黑。予既樂其風俗之淳。而其吏民亦安予之拙也。於是治其園圃。潔其庭宇。伐安

丘高密之木。以修補破敗。爲苟完之計。

不便寫臺。最有委次。

而園之北。因城以爲臺者。舊矣。稍葺而新之。時相與登覽。放

意肆志焉。

方寫臺。

南望馬耳常山。出沒隱見。若近若遠。庶幾有隱君子乎。南而其東則廬山。秦人廬敖之所從遁。

也。

東。西望穆陵。隱然如城郭。師尙父齊威公之遺烈。猶有存者。

西。

北俯濰水。慨然太息。思淮陰之功。而弔其不

終。

北雖出智家藍本。而情實過十倍矣。

臺高而安。深而明。更涼而冬溫。

十一字。

雨雪之朝。風月之夕。予未嘗不在。客未嘗不從。

十八字。

人。擷園蔬。取池魚。釀秫酒。淪脫粟而食之。曰樂哉遊乎。

二十字。寫人與臺之日。用平常。

予弟子由適在濟南。聞而賦之。且名其臺

曰超然。

十九字。寫臺名字。

以見予之無所往而不樂者。蓋遊於物之外也。

前幅時筆提出二句。彼遊於物之內而不遊於物之外。至此忽然結其一句。如應不應。有意無意。天然妙筆。

凌虛臺記

蘇軾

讀之如有許多層節却只是興成廢毀二段一寫再寫耳

國於南山之下。宜若起居飲食與山接也。筆亦凌虛而起四方之山莫高於終南而都邑之麗山者莫近於扶風。以至

近求最高其勢必得而太守之居未嘗知有山焉。雖非事之所以損益而物理有不當然者。此凌虛之所爲。築

也。筆筆凌虛而起世間煙火小兒胸臆間豈能知有如此想路哉方其未築也太守陳公杖履逍遙於其下見山之出於林木之上者纍纍如人之

旅行於牆外而見其髻也曰是必有異。筆凌虛使工鑿其前爲方池以其土築臺高出於屋之簷而止然後

人之至於其上者悅然不知臺之高而以爲山之踊躍奮起而出也。好好○筆公曰是宜名凌虛以告其從事

蘇軾而求文以爲記。軾復於公曰物之廢興成毀不可得而知也。提昔者荒草野田霜露之所蒙翳狐虺之所

竄伏方是時豈知有凌虛臺耶。成與廢興成毀相尋於無窮則臺之復爲荒草野田皆不可知也。廢毀○嘗試與

公登臺而望其東則秦穆之祈年臺也其南則漢武之長楊五柞而其北則隋之仁壽唐之九成也。又用習

計其一時之盛宏傑詭麗堅固而不可動者豈特百倍於臺而已哉。成例興然而數世之後欲求其髣髴而破瓦

頽垣無復存者既已化爲禾黍荆棘丘墟壠畝矣而況於此臺歟。例廢夫臺猶不足恃以長久而況於人事之

得喪忽往而忽來者歟。而或者欲以夸世而自足則過矣。此是凌虛之虛字蓋世有足恃者而不在乎臺之存亡也。此

凌虛之凌字高手人作文無閒句字也既以言於公退而爲之記。

三槐堂銘

蘇軾

此等題最難是脫俗。今先生世世皆與極力表章稱歎，卻無一句一字不脫俗。我嘗細細察之，祇爲其起手時寫得天可必天不可必二端，便更無有俗氣得到其筆尖也。

天可必乎？賢者不必貴，仁者不必壽，天不可必乎？仁者必有後，二者將安取衷哉？一入手便作如許搖動添出姿態吾聞之申包

胥曰：人衆者勝天，天定亦能勝人。世之論定者皆不待其定而求之，故以天爲茫茫善者以怠，惡者以肆。看先生作

此言是何等心地盜跖之壽，孔顏之厄，此皆天之未定者也。未定松柏生於山林，其始也困於蓬蒿，厄於牛羊，而其終也

貫四時，閱千歲而不改者，其天定也。定善惡之報，至於子孫，則其定也久矣。定獨承吾以所見所聞考之，其可必

也審矣。獨承定此句便是入題筆勢國之將興，必有世德之厚，施而不食，其報指晉國也然後其子孫能與守文、太平之主共天

下之福。指魏國也看故兵部侍郎晉國王公諱顯於漢周之際，歷事太祖、太宗、文武忠孝，天下望以爲相，而公平

以直道不容於時。此三句極力表晉國蓋嘗手植三槐於庭，曰：吾子孫必有爲三公者。三槐之名始此已而魏國文正公諱相真

宗皇帝於景德祥符之間，朝廷清明，天下無事之時，享其榮名者十有八年。此四句極力表魏國今夫寓物於

人明日而取之，有得有否？忽然作寬筆而晉公修德於身，責報於天，取必於數十年之後，如持左契交相手付，吾是

以知天之果可必也。忽然仍作緊筆吾不及見魏公，而見其子懿敏公。諱素看他爲世德子孫故又添出一世以直諫事仁宗皇帝，出入

侍從將帥三十餘年，位不滿其德。此三句極力表懿敏公天將復興王氏也，歟何其子孫之多賢也？唱歎不盡筆底津津然妙甚世有以晉

公比李栖筠者，不是蛇足李栖筠亦不是驥附李栖筠正是請出一相近人再襯出色其雄才直氣不相上下。且說而栖筠之子吉甫，其孫德裕，功名

富貴略與王氏等

同說

而忠恕仁厚不及魏公父子

請李栖筠乃只爲此句也夫忠恕仁厚後世固必爲三公也

由此觀之王氏之福蓋未艾也

結再

懿敏公之子輩與吾游

看他又添出一世

好德而文以世其家

此二句是極力表贊

吾是以爲之銘曰嗚呼休哉魏公之業

與槐俱萌

好

封植之勤必世乃成

好

既相貞宗四方砥平歸視其家槐陰滿庭

好

吾儕小人朝不及夕相時射

利皇邱厥德庶幾僥倖不種而穫

好

不有君子其何能國

好

王城之東晉公所廬鬱鬱三槐惟德之符

休哉

六國論

蘇轍

看得透寫得快筆如駿馬下坡雲騰風捲而下只爲留足不住故也此文在阿兄手中猶是得意之作三蘇之稱豈曰虛語

嘗讀六國世家竊怪天下之諸侯以五倍之地十倍之衆發憤西向以攻山西千里之秦而不免於滅亡

先竊怪

常爲之深思遠慮以爲必可以自安之計

次爲之代思

蓋未嘗不咎其當時之士慮患之疎而見利之淺且不知

天下之勢也

次深皆當時策士下方發議

夫秦之所與諸侯爭天下者不在齊楚燕趙也而在韓魏之郊諸侯之所與秦爭天

下者不在齊楚燕趙也而在韓魏之野秦之有韓魏譬如人之有腹心之疾也韓魏塞秦之衝而蔽山東之諸

侯故夫天下之所重者莫如韓魏也

一眼注定韓魏筆又切玉如泥

昔者范雎用於秦而收韓商鞅用於秦而收魏昭王未得

韓魏之心而出兵以攻齊之剛壽而范雎以爲憂然則秦之所忌者可見矣

引證

秦之用兵於燕趙秦之危事也

越韓過魏而攻人之國都燕趙拒之於前而韓魏乘之於後此危道也

曲折凡三十九字只得是上半句

而秦之攻燕趙未嘗有

韓魏之憂。曲折此是則韓魏之附秦故也。夫韓魏諸侯之障而使秦人得出入於其間。此豈知天下之勢邪？此

韓魏委區區之韓魏以當張虎狼之秦。彼安得不折而入於秦哉？韓魏折而入於秦。然後秦人得通其兵於東

諸侯而使天下徧受其禍。此切實夫韓魏不能獨當秦。妙而天下之諸侯藉之以蔽其西。妙故莫如厚韓親魏

以擯秦。一句連秦人不敢逾韓魏以窺齊楚燕趙之國。二句又連而齊楚燕趙之國因得以自完於其間矣。三

又連下以四無事之國佐當寇之韓魏。四句又連使韓魏無東顧之憂而爲天下出身以當秦兵。五句又連以

二國委秦而四國休息於內以陰助其急。六句又連若此可以應夫無窮彼秦者將何爲哉？直至此第七句始得

水而筆乃更作此環不知出此而乃貪疆場尺寸之利背盟敗約以自相屠滅。真可恨秦兵未出而天下諸侯已

自困矣。至使秦人得伺其隙以取其國。可不悲哉？文生時恰似

上樞密韓太尉書

上書大人先生更不作囁囁細語一落筆便純是一片奇氣此一片奇氣最難得若落筆時寫不得着即此文通篇都無有

太尉執事。轍生好爲文思之至深。以爲文者氣之所形。然文不可以學而能。氣可以養而致。高論至論一孟子

曰吾善養吾浩然之氣。今觀其文章寬厚宏博充乎天地之間。稱其氣之大小。一太史公行天下周覽四海名

山大川與燕趙間豪俊交遊故其文疎蕩頗有奇氣。二此子者豈嘗執筆學爲如此之文哉？其氣充乎其中

而溢乎其貌動乎其言而見乎其文而不自知也。一落文轍生十有九年矣。看其意思其居家所與遊者不過

其鄰里鄉黨之人。一。所見不過數百里之間。無高山大野可登覽。以自廣。二。百氏之書。雖無所不讀。然皆古人之陳跡。不足以激發其志氣。三。恐遂汨沒。故決然捨去。求天下奇聞壯觀。以知天地之廣大。空提以起過秦漢下四段之故。都恣觀終南嵩華之高妙。北顧黃河之奔流。慨然想見古之豪傑妙。至京師仰觀天子宮闕之壯與倉廩府庫城池苑囿之富且大也。而後知天下之巨麗妙。見翰林歐陽公聽其議論之宏辨。觀其容貌之秀偉。與其門人賢士大夫遊。而後知天下之文章聚乎此也。妙本學習鑿齒而疏宕過其十倍看他上書韓太尉却先引一歐陽公妙妙太尉以才略冠天下。天下之所恃以無憂。四夷之所憚以不敢發。入則周公召公出則方叔召虎。而轍也未之見焉。至此更不得不入太尉然筆勢疏宕絕非尋常徑路且夫人之學也。不志其大。雖多而何爲。轍之來也。於山見終南嵩華之高。於水見黃河之大。且深於人見歐陽公而猶以爲未見太尉也。故願得觀賢人之光耀。聞一言以自壯。然後可以盡天下之大觀而無憾者矣。寫求見上文一通總是轍年少未能通習吏事嚮之來非有取於斗升之祿偶然得之非其所樂又自明志氣只是筆勢疏宕然幸得賜歸待選。使得優游數年之間。將歸益治其文。且學爲政。太尉苟以爲可教而辱教之。又幸矣。

戰國策目錄序

曾蒙

精整不懈散之文

劉向所定戰國策三十三篇。崇文總目稱十一篇者闕。臣訪之士大夫家。始盡得其書。正其誤謬。而疑其不可考者。然後戰國策三十三篇復完。叙曰。向叙此書。言周之先明教化脩法度。所以大治。及其後謀詐用而仁義

之路塞。所以大亂。

言引向。其說既美矣。與卒又謂此書戰國之謀士。度時君之所能行。不得不然。

又引則所謂惑。

於流俗而不篤於自信者也。

向讓。夫孔孟之時。去周之初。已數百歲。其舊法已亡。舊俗已熄久矣。二子乃獨明先

王以爲不可改者。

斗然提筆。折衷三子。

豈將強天下之主。以後世之不可爲哉。亦將因其所遇之時。所遭之變。而爲當世

之法。使不失乎先王之意而已。

說二子。最精切。二帝三王之治。其變固殊。其法固異。而其爲國家天下之意。本末先後

未嘗不同也。

斗然再提筆。

二子之道如是而已。蓋法者所以適變也。不必盡同道者。所以立本也。不可不一。此理之

不易者也。故二子者。守此豈好爲異論哉。能勿苟而已矣。可謂不惑乎流俗而篤於自信者也。

遊士則不然。

一句判定。

不知道之可信。而樂於說之易。合其設心。注意偷爲一切之計而已。

先通。

故論詐之便。而諱

其敗言戰之善。而蔽其患。其相率而爲之者。莫不有利焉。而不勝其害也。有得焉。而不勝其失也。

再細判。

卒至蘇

秦商鞅孫臏吳起李斯之徒。以亡其身。而諸侯及秦有用之者。亦滅其國。其爲世之大禍明矣。而俗猶莫之悟

也。

判畢。

惟先王之道。因時適變。爲法不同。而考之無疵。用之無弊。故古之聖賢。未有以此而易彼也。

再繳。歸二子所守先王之道。

或曰。邪說之害正也。宜放而絕之。則此書之不泯。其可乎。

此雖不可少。不然。便不應又與校完。

對曰。君子之禁邪說也。固將明其說

於天下。使當世之人。皆知其說之不可爲。然後以戒。則明豈必滅其籍哉。放而絕之。莫善於是。是以孟子之書

有爲神農之言者。有爲墨子之言者。皆著而非之。

解難畢。是以與之校完也。

至於此書之作。則上繼春秋。下至楚漢之起。二百

四十五年之間。載其行事。固不可得而廢也。

又說出一不可不與校完之故。

此書有高誘注者二十一篇。或曰二十二篇。崇文總

目存者八篇。今存者十篇云。

同學一首別子固

王安

此爲瘦筆。而中甚腴。學文必當由瘦以入腴。如先學腴。即更無由得瘦也。

江之南有賢人焉。字子固。非今所謂賢人者。予慕而友之。之。劈起二比如離。如合奇情奇筆。二賢人者。足未嘗相過也。口未嘗相語也。辭幣未嘗相接也。其師若友。豈盡同哉。予考其言行。其不相似者。何其少也。曰。學聖人而已矣。劈起二比接手。忽作頓折。折出此一句。學聖人。則其師若友。必學聖人者。聖人之言行。豈有二哉。其相似也。適然。奇筆。劈起直至此始全落下。予在淮南。爲正之道子固。又起真乃奇情奇筆。正之不予疑也。寫正還江南爲子固。道正之子固。亦以爲然。寫子固妙比法整。句法又不整妙。予又知所謂賢人者。既相似。又相信。不疑也。筆又落下。子固作懷友一首。遺予。其大略欲相扳。以至乎中庸而後已。又起又寫于固詳。正之蓋亦嘗云爾。又寫正之略一詳。一略參差入妙。夫安驅徐行。轡中庸之廷。而造於其堂。舍二賢人者。而誰哉。總二賢。予昔非敢自必其有至也。亦願從事於左右焉。爾輔而進之。其可也。入自。噫。官有守。私有繫。會合不可以常也。同學兄弟每每若此言之慨然。作同學一首別子固。以相警且相慰云。正文只此一二言。

讀孟嘗君傳

王安

鑿鑿只是四筆。筆筆如一寸之鐵。不可得而屈也。讀之可以想見先生生平執拗。乃是一段氣力。

世皆稱孟嘗君能得士。士以故歸之。而卒賴其力以脫於虎狼之秦。斗然。嗟乎。孟嘗君特雞鳴狗盜之雄耳。豈

是以言得士。斗然不然。擅齊之強。得一士焉。宜可以南面而制秦。尙取雞鳴狗盜之力哉。斗然雞鳴狗盜之出。其門此士之所以不至也。斗然斷定

泰州海陵縣主簿許君墓誌銘

王安石

如崩崖如斷岸如欲墮不墮危石如仄路合脊走出仍是前谿此爲王介甫先生之筆

君諱平字秉之姓許氏余嘗譜其世家所謂今泰州海陵縣主簿者也。機動手忽作此曲折之筆此爲介甫先生文字君既與兄元相友

愛稱天下而自少卓犖不羈善辯說與其兄俱以智略爲當世大人所器寶元時朝廷開方略之選以招天下

異能之士而陝西大帥范文正公鄭文肅公爭以君所爲書以薦於是得召試爲太廟齋郎已而選泰州海陵

縣主簿。敘事至多而用筆甚少細細察之貴人多薦君有大才可試以事不宜棄之州縣君亦常慨然自許欲有所爲然終不得

一用其智能以卒。噫其可哀也已。一句斷下聲議士固有離世異俗獨行其意罵譏笑侮困辱而不悔彼皆無衆人之

求而有所待於後世者也其齟齬固宜。百忙中忽然插入另一樣人總是天姿曲折過人若夫智謀功名之士窺時類仰以赴勢物之會而

輒不遇者乃亦不可勝數辯足以移萬物而窮於用說之時謀足以奪三軍而辱於右武之國此又何說哉。若夫

妙乃亦妙此又何妙筆之拘折全顯清出此數字總是清出過人也嗟乎彼有所待而不悔者其知之矣。百忙中又拘折去君年五十九以嘉祐某年某月某

甲子葬真州之揚子縣甘露鄉某所之原夫人李氏子男環不仕璋真州司戶參軍琦太廟齋郎琳進士女子

五人已嫁二人進士周奉先泰州泰興縣令陶舜元銘曰有拔而起之莫擠而止之嗚呼許君而已於斯誰或

使之。純是拘折却甚淋瀝真奇絕之筆也

嚴先生祠堂記 范仲淹

一起一結中間整整相對有發揮有證佐有咏歎有交互此今日制義之所自出也

先生光武之故人也。

總出先相尚以道贊下逐對反覆分贊

及帝握赤符乘六龍得聖人之時臣妾億兆天下孰

加焉。

贊光武上惟先生以節高之。

贊先生下

既而動星象歸江湖得聖人之清泥塗軒冕天下孰加焉。

贊先生上

惟光武以禮下之。

贊光武下

在蠱之上九衆方有爲而獨不事王侯高尙其志先生以之。引經證在屯之初

九陽德方亨而能以貴下賤大得民也光武以之。

引經證

蓋先生之心出乎日月之上。再贊光武之量包乎天

地之外。

再贊

微先生不能成光武之大。互贊先光武豈能遂先生之高哉。互贊光而使貪夫廉懦夫立是大

有功於名教也。

獨歸到先生一句結住

仲淹來守是邦始構堂而奠焉乃復爲其後者四家以奉祠事又從而歌曰雲山蒼

蒼江水泱泱先生之風山高水長

祠堂記後應有歌即如迎神送神曲例也

岳陽樓記 范仲淹

中間悲喜二大段只是借來翻出後文憂樂耳不然便是賦體矣○一肚皮聖賢心地聖賢學問發而爲才子文章

慶歷四年春滕子京謫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廢具興

最要此句

乃重修岳陽樓增其舊制刻唐賢今人

詩賦於其上屬予作文以記之

叙事畢下斗然放筆

予觀夫巴陵勝狀在洞庭一湖。好手段先以一筆提起啣遠山吞長江浩浩蕩蕩